



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走

——欧阳山 张庚 雷加等

顾问：何洛 曾克 陈明 曹子西

编辑：马尚瑞

文化艺术出版社

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走来

马尚瑞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交通部第一公路工程总公司印刷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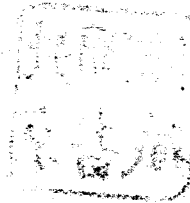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40千

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书号: ISBN7-5039-0440-2/I·250

定价: 2.5元



前 言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最近，先念同志为本书题名《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走来》，再次指明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也表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当今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先念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作家是时代的产儿。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涌现出了一批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文坛上发生了巨大影响。现在他们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对于认识、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文艺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还搜集了一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照片，在这里首次发表。

本书从着手编纂，就得到了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和北京市文艺学会及有关领导的支持、帮助。

杨铭娟同志参加了本书的资料整理和编辑工作。

在此，谨向以上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衷心地感谢。

编者 1989年8月

序 言

曾 克

读完《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走来》这本书，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动，写下几句话。

这是一本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书。

它是真正的文艺回忆录，又是文艺创作和生活 的 教科 书。因为它是一代文艺家中有代表性的人，说出的最真心的话。

从书里可以看到这一代曾经在革命圣地延安生活过的作家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年轻的灵魂和精神风貌。

从书里可以体会到他们走过的艰苦、曲折、坚定而宽广的胜利道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筑成的毛泽东思想的道路。

老一辈的同志们读了它，会和作者们一同重温永恒的记忆。

举着接力棒正在为革命理想奋飞的同志读了它，会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上做出新贡献。

青少年一代读了它，会坚定自己成长中要走的道路。

书名是全国政协主席、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同志题写的。书名画龙点睛地介绍出这本书的精髓。

文艺工作者永远要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走下去。

1989年3月29日于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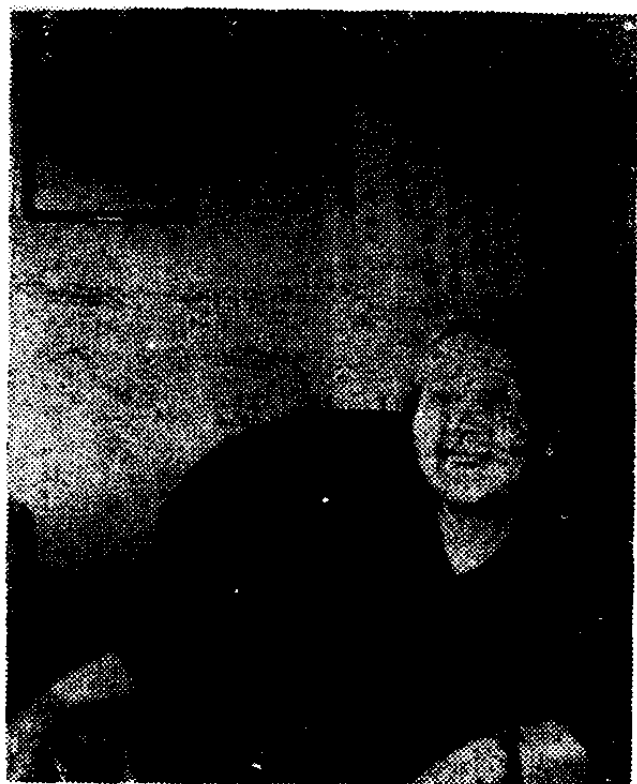
目 录

作家要永远与人民同甘共苦·····	丁 玲 (2)
深情的怀念·····	罗 烽 (8)
文学生活五十年·····	欧阳山 (11)
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吴 雪 (22)
到人民群众中间去·····	张 庚 (26)
《讲话》照耀着我的创作道路·····	草 明 (30)
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	马 加 (38)
亲涉延河水·····	黄 钢 (44)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曾 克 (51)
有所遵循, 有所前进·····	柯 蓝 (55)
不熄的灯光·····	逮 斐 (61)
我在深入生活·····	梁 斌 (65)
永远和人民血脉相通·····	康 濯 (74)
生活的呼唤·····	雷 加 (82)
《铁道游击队》是怎样写成的·····	知 侠 (88)
我的第一位的工作·····	吴 强 (93)
重温《讲话》随想·····	朱子奇 (101)
《讲话》精神永存·····	陆 地 (109)
生活源泉和作家的创造·····	胡 可 (114)
《讲话》哺育我成长·····	颜一烟 (122)
往事仍激励着今天·····	苗得雨 (129)

《讲话》哺育我成长.....	李琦(137)
生活感受与创作.....	雁冀(143)
《讲话》的丰富和发展.....	羽山(156)
灯在心中，路在脚下.....	和谷岩(165)
附：	

生命的绿洲

——雷加文学活动纪实.....马尚瑞(171)



丁 玲

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蒋冰之、丁冰之。生于湖南临澧，长于常德。1921年到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平民女校。1927年发表处女作

《梦珂》受到社会上注意。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左联党组书记，同年被捕，关押在南京；1936年在党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陕北。1940年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1948年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被译成十余种外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宣传部文工处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并主持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曾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杂志。丁玲同志是一位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并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作家。



1938年抗战初期丁玲在山西前方

作家要永远与人民同甘共苦

丁 玲

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我很感动。大家都能开诚相见，讲心里的话，把自己过去曾有过的一些不美的东西摊出来，这说明大家已经跨过来了，已经抛掉一些旧的，不够正确的观点、而更加纯化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作家应有的态度。这就能够使我们同新的时代更加接近。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昨天，我看了电影《血，总是热的》。中间有几句对话，是那位主人公讲的，大意是：“……每一个人都只想自己的退路，都要为自己找一条退路。过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战场上谁会去想自己的退路？！都要想退路，那还打什么仗呀！……”我听了心里很受震动。是呀！过去我们参加革命，谁想到退路？谁都是扔下妻儿老小拎着脑袋闹革命的。如果没有过去，怎能有今天？现在好象有不少人只想自己的退路。退，自然是的，迟早得退，自然规律规定了，人都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但这些人心目中的退路，却是不在向前走了，不愿惹事了，怕麻烦，怕得罪人。他们想省事，只想个人小事，为儿子找房子，为儿女买家俱，或者想自己的后事，为自己的墓志名，给自己树碑立传操心。什么国家、民族、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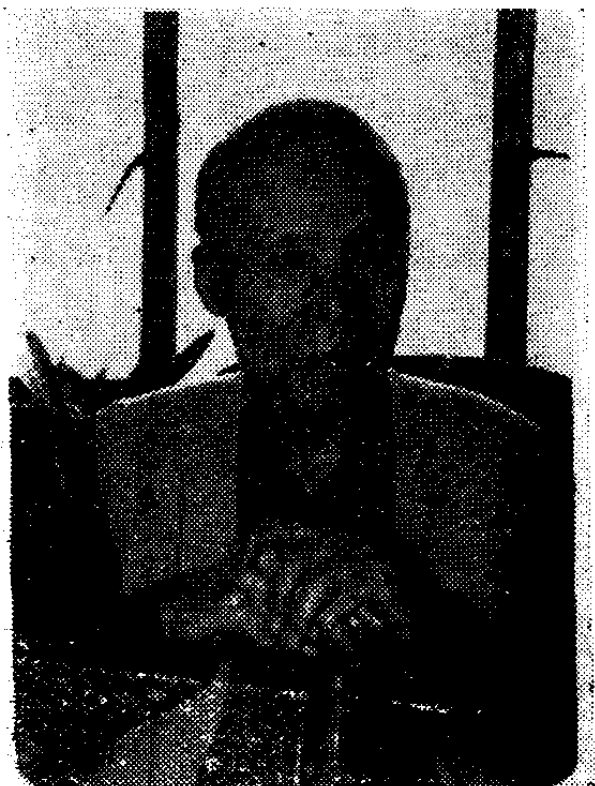
不过只在口头上说说。现在，党中央作出了英明的决定，整党。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员作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应不应该反对那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应不应该清理一下在新的历史时期里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对自己的影响，侵蚀呢？眼看着一些同志都只是摇晃小旗却按兵不动，或者是言不由衷，表里不一，也有人会心里难受的，也会有所不安的。但转念一想，何必得罪人呢？何必碰得头破血流呢？还是呆着吧，还是只管自己安稳的生活吧。这种得过且过的苟安思想，这种退坡的心里现象，我以为还是存在的，只是轻重程度不一罢了。我坦白地说，我是不大考虑退路的，因为我后边的路不长了，也没有什么更可怕的，但我也有自由主义。我的自由主义表现在我对彻底改变某些坏现象信心不足。我是热爱党、热爱党的文艺事业的，但我觉得我在某些消极现象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为此我痛苦过，我也斗争过，可是心里总埋有一缕淡淡的忧思。我一定要排除这种情绪和同志们一起学习前进。

大家都讲了一些个人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和教育。我也讲一点感受和体会。第一，1942年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听到毛主席讲他自己的思想变化。“……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当时，我对毛主席的这番话不能完全理会，心里想：“农民就那样干净？知识分子就那样脏？可能言过其实。”但40年

来，40年的生活经历，我以为我的感情不知不觉有了变化。现在我比较容易喜欢劳动人民，觉得和他们一起有话说，相处融洽；而对一些没有改造过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假改造过的知识分子，总有点生疏，不愿亲近，也亲近不起来。这时我觉得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千真万确，最真切了。只有在生活实践中，才真正懂得他这句话。第三，文艺整风后，1944年我参加边区的合作社代表会议，写了《田保霖》那篇短小的报告文学，毛主席就倍加奖励，写信给我，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也提到，我当时是很感激的。但对他信中的一句话是不容易听进去的，就是“田保霖”是我写工农兵的开始。这话我十分同意。我想我的作品老早就以工农为主人了，从1931年写《水》以后，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怎么说我在1944年才开始写工农兵呢？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仔细寻思，延安整风在我的世界观的彻底转变和形成上是起了决定的推动作用的。一个作家如果不和人民密切结合，如果只爱自己不爱人民，或不十分爱人民，是无法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的。如果我不在整风以后真正投向人民，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我的创作源泉是一定会枯竭的。我现在自问还能写作，还能维持创作的生命力，是几十年来与人民共甘苦的结果。

今天尽管我也看到我们国家，我们党还有这样那样的严重缺点，但同时，我更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绩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光明的远景。今后，我要更加激励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为清除党内的不正之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继续写作，贡献余生。

（这是丁玲同志在中国作协老作家支部纪念毛泽东同志90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标题是编者加的）



罗 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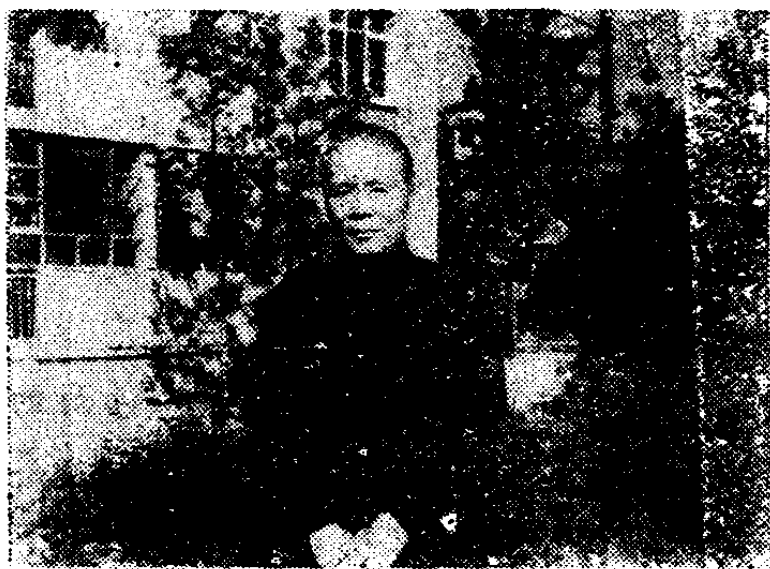
现代著名作家，原名乃傅琦，曾用笔名洛虹，彭勃等。

1909年12月13日生于东北沈阳苏家屯。

1928年于黑龙江呼海铁路传习所学习期间参加革命。二

九年在哈尔滨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北满第一个产业支部——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干事、支部书记等职。同年秋与表妹白朗（女作家）结婚。1932年授杨靖宇东北抗联同志面示：被选为满州省委候补委员。负责开展北满文艺运动。先后在《大同报》、《国际协报》领导创办大型文艺周刊《夜哨》和《文艺》，团结大批文艺工作者，与南满汉奸文艺相对抗。1935年六月至上海。加入“左联”。“八·一三”后至武汉、重庆等地。1941年一月皖南事变，奉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化装北上延安。1941年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一届主席。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为该会常委兼秘书长。同年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前毛泽东主席曾三次致信并多次面谈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1945年参加东北解放战争。1950年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等职。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三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话剧等文艺作品。题材多以东北沦陷区为背景。其中以小说见长，当时影响较大的如短篇小说《第七个坑》、《特别勋章》，中篇小说《莫云与韩尔谟少尉》、《横渡》、《粮食》等。1983年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罗烽文集，已出版两集，第三集《诗集》即将出版。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下，对于有益的东西，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六月十二日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下，对于有益的东西，请加考虑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深情的怀念

罗 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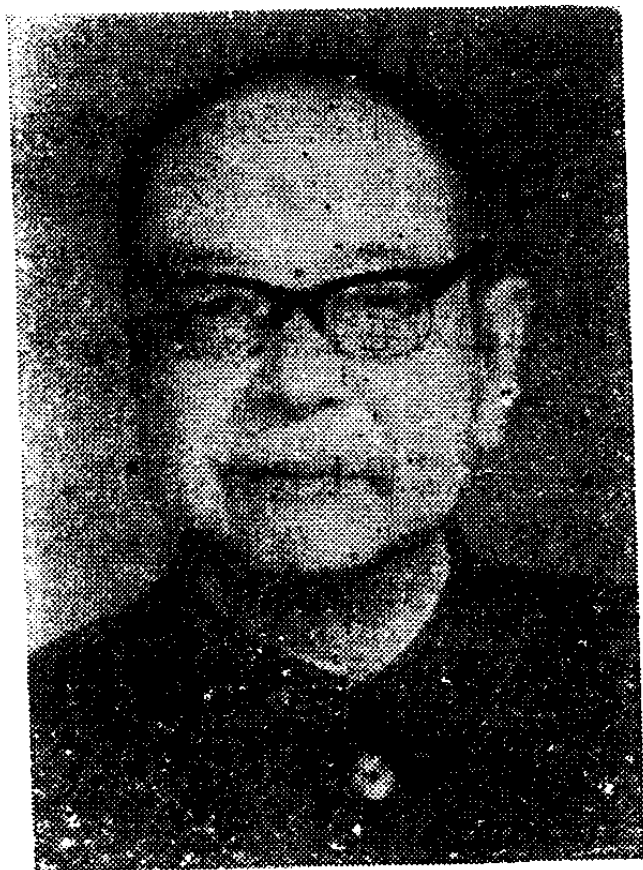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支部在这里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回想起来，这几十年，特别是到延安以后，一直到四五年从延安回东北。这段时间在延安，主席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及时。过去刚到延安时，年纪比较轻，感情东西比较多。一个时期想主席谈过什么话，主席有过什么样的关心，从这一方面想得多，同时对主席有感恩的思想。这些表现和思想，大家都可理解，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不是马列主义的。但是作为感情的东西比较深，对主席的教导，很难改变看法。这几十年，客观的变化很大，社会的变化很大，在某些时期自己也考虑，怎样能跟上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包括从四一年到三中全会，变化是很大的。这么多年，虽然写东西很少很少，但在文艺基本方针方面是尽量使自己脑子里的东西，不违背主席的教导。正因为这样，有的时候，被有一些人误解。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是从延安出来的，我在文艺思想上有过错误，大家都了解。

我前些日子清理东西，找到主席写给我的几封信的复印件。那些信是我早就交上去的。五一年、五二年我就交了，

那时国家档案局还未成立，交给《北京图书馆》了。原来是三封信，有一封重复的，关于调查了解下边的情况向主席反映。在清理东西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在延安党校学习时发的校徽，上面有毛主席的像。这个校徽本来是不能带出来的，但四五年离开党校时，我什么也没有带，就把这枚校徽珍藏在身上，带出了延安，同时也把对毛主席的感情深深地印在心上。

前几个月我办了离休手续，但在思想上我决不退伍，一定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积极参加整党，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党员。

1983年12月27日在中国作协老作家支部一次纪念毛主席90寿辰的小型座谈会上的发言。



欧阳山

欧阳山，著名老作家。原名杨凤歧，笔名凡鸟、罗西等，湖北荆州人，1908年出生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二十年代开始发表长、中、

短篇小说，并主编《广州文学》周刊。三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参加左联活动。1941年到延安，并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一时期著名长篇有《战果》、《高干大》。解放后历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主席。1979年被选为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的长篇巨著《一代风流》（第一卷《三家巷》、第二卷《苦斗》、第三卷《柳暗花明》、第四卷《圣地》、第五卷《万年青》）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从1924年至1987年，他创作、翻译长、中、短篇小说四十部，出版了十卷本共三百多万字的《欧阳山文集》。

文学生活五十五年

——1979年5月15日在日本东京读卖大礼堂的演讲

欧阳山

各位日本朋友们，首先向你们问好！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把我们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也把我们两国的文艺界朋友连结在一起，因此，今天有机会来到贵国和朋友们欢聚一堂，交流文化方面的见解，使我感到十分庆幸，十分欢快。本来，十多二十年前我在广州就曾经和中岛健藏先生、井上靖先生和许多日本文艺界朋友见过面，我们一起谈心，一起喝酒，一起研究文艺问题。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到贵国来回拜各位朋友，都没有如愿以偿，现在我们又再一次会面了。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我们的文化交流也更加深入了，真是我生平一大快事。同时，也要感谢讲谈社的先生们为我们安排今天这样一个好机会，使我们的文化交流能够更顺畅地进行，我在此表示感谢。

我在1924年从中国的南海之滨怀着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想法，迈着蹒跚的步伐走上中国文坛，到现在已经五十五年了。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之中，前面的整整十八年我都是在彷徨苦闷之中摸索前进。作为我文学创作的土壤，我曾生活在贫困、愚昧、痛苦、屈辱的人们当中，和他们一起发愁，